

岑小沐 著
CEN XIAO MU
WORKS

驸马爷从天而降
喝高了的大小姐
竟被砸成真公主

一醉千金



这世界上比公主病
更要命的是天生就有公主命!

赐婚悔婚, 再赐婚再悔婚
皇帝爷都看不下去了!
分分钟赶出去……改造!

“别人家的”驸马爷
终成“自己家的”



继《花家喜事》《假凤虚凰》之后, 飞魔幻工作室倾力打造爆笑古言

这欢萌! 根本停不下来!

岑小沐 著
CEN XIAO MU
WORKS

一醉千金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醉千金 / 岑小沐著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4.12

ISBN 978-7-5171-0772-9

I. ①一… II. ①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01930 号

责任编辑: 马晓冉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10 印张

字 数 370 千字

定 价 24.80 元 ISBN 978-7-5171-0772-9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第一卷 · 还君明珠

第一章【变身金枝】002

第二章【谁的驸马】012

第三章【引为同盟】029

第四章【婚事告吹】046

第五章【故人来访】062

第六章【互诉衷肠】075

第七章【太子还朝】102

第八章【北疆王子】116

第九章【南蛮细作】130

第十章【不是结局】166

第二卷 · 绝色双娇

第一章【公主出逃】174

第二章【比武招亲】189



Contents

目录



第三章【意外被掳】201

第四章【暗箭难防】213

第五章【横生枝节】220

第六章【狐狸尾巴】231

第七章【回宫搅局】246

第三卷·各归各位

第一章【将计就计】260

第二章【铤而走险】274

第三章【真相大白】291

后记·平凡又不平凡的你 313





第一卷 • 还君明珠





第一章【变身金枝】

正是海棠花开的日子，爹爹从北疆回来了，给我带了不少的稀罕物。自打他把福瑞楼的账房钥匙交给我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带我出去谈过买卖了。比起那些稀罕物，我更喜欢天南海北恣意逍遥的生活，因此当那些宝贝被抬进我闺房的时候，也没有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。

辛老板疼女儿的火热程度，在咱们云国天子脚下简直跟皇帝疼艾金公主一样，是街头巷尾都知道的事，而且辛家大小姐辛蕊我，见过的好东西也不比公主少！

所以那么点小玩意怎么可能入得了我的眼？

为此爹爹十分头疼：“姑娘大了，越来越难讨她欢心啦！”

当然，这些都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侍女小篱笆转述给我听的，她还学着爹爹摸胡须的样子，把我逗得哈哈大笑。

我当然还是高兴的，因为爹爹回来了，就意味着账目可以重新交给他了，这样我就有机会出去玩儿啦！

云国幅员辽阔，我自小跟着爹爹走南闯北进货谈买卖，也算是见了不少世面，要说起有什么想去又没去过的地方，细细想来当真只有这上京第一名楼倚红轩了。

倚红轩这个名字听上去倒是十分雅致，可说白了就是青楼。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跑去问爹爹倚红轩是干什么的，结果被揍得半个月没能出门。可越是不让去我就越想，于是偷偷用两块凤梨酥轻易买通了小篱笆，她也不知道上哪儿弄来了两身男装，我们趁着爹爹跟账房库房交接的时候溜出来，片刻也没耽误，径直去了倚红轩。

乍一眼看上去，倚红轩楼如其名，倒是建得十分雅致，小篱笆跟在我身后不停地问：“小姐，你看楼上那位姐姐怎么在朝我们挥手呀？”

我反手敲了她脑袋一下：“说了是公子！”

小篱笆吐吐舌头：“知道啦，公子！”

我深呼吸了几次，又扯了扯明显过于宽松的衣衫，粗着嗓子对她说：“进去吧！”

这里根本没有三麻子说的那种黏上身的花姑娘，我们进去的时候大堂里稀稀拉拉几桌客，姑娘们也不是太热情。

我侧着身子问：“小篱笆，咱们这是穿得太寒酸了吗？为什么都没有人来招呼？”

小篱笆估计也没有比我明白到哪儿去，我看着她迷糊的样子深深叹了一口气，正准备开口叫人来伺候，就被迎面走进来的……英俊硬朗的公子给吓到了。

这人穿着十分考究，一眼就能看出来家境不错，虽然长得挺好看的，不过喜欢来这种地方，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估计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吧。这么想着我对他的皮相产生的几分好感也荡然无存。

那人也不知道发了什么怔，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本小姐，我都被他看得有些发毛了，小篱笆也凑上来：“小姐，这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看着怪怕人的！”

我也有些发怵，心想可千万别是碰上了那种好男风的公子哥，小姐我没看明白男女之事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，这生意可不划算。

看他身量……我是打不过的，我回头冲小篱笆眨眨眼睛，意思相当明确：打不过，那就跑吧！

我们悄悄地往后退，谁知那人却直追过来，小篱笆大叫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她这虚张声势一看就知道是我教出来的，寻常人当然会被吓跑，可这位公子纨绔是纨绔，到底是大户人家出身，冷着眼看了看小篱笆，然后看着我道：“公……”

“公”了半天，“子”也没出来，我正准备客气一声，他就改了口：“这位姑娘何以从……家里偷溜出来？‘黄老爷’知道了怕是要动怒，还望姑娘快快回……家去！”

他这“姑娘”一出口，我顿时勃然大怒，这也太不把本……姑娘这一身男装放眼里了吧！“公”字都说出来了，好歹你也喊我一声公子啊！当着这么多人面戳穿我好玩儿吗？

“谁让你多管闲事！”我怒斥了一句，想想身份既然已经被他戳穿，在倚红轩里也混不下去了，真是出门不利遇灾星，“小篱笆，我们走！”

小篱笆问：“小姐，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一次还被发现了，回去不会挨骂吧？”



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话，就有三五个男子凑上来：“大姑娘逛青楼？是不是想学学如何伺候男人？大爷我教你？”

小篱笆很聪明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并且用衣袖捂住了鼻子。

其中一男子的手已经搭上了我的肩，我朝他微微一笑，手一扬直接将药粉洒在他脸上，回头大喊：“小篱笆快跑！”

可是怎么跑得过剩下的几个臭男人呢？

我被抓回来的时候还在大声嚷嚷：“谁敢动我辛蕊？我定叫他走不出这城门！”

我喊出这句话也是有渊源的，早几年我就已经开始跑出来玩，因为惹祸所以常被抓，爹爹头疼不已，只好花大价钱雇了几个魁梧大汉来保护我。这几个大汉曾把一个意图对我出轨的臭小子的腿打折了，还把他扔进了猪圈里，自此我辛蕊的大名红遍了整个上京。

果然，那人灰溜溜地松手了，我拍拍衣袖：“知道吗？我家的随从就在门外，你若伤了我，还想踏出这倚红轩？”

小篱笆来拉我，小声说：“差不多就得了，明知道今天甩开了老爷请来的那些大叔，就别说这些大话了，见好就收吧。”

我想想也是，于是我带着小篱笆器宇轩昂地走出去了。

没想到刚踏出门口没多远，就听到小篱笆在我身后惊呼了一声：“哎呀！小姐当心！”

她喊完之后四周更是此起彼伏的“啊”声，我感觉自己头顶有一阵阴风袭来，抬头一看——

配合着众人的惊呼，一团乌黑方正之物从高处坠下，正好砸中了仰脖而视的本姑娘的头。

事情就是这样巧，刚才多管闲事戳穿我女儿家身份的那个……俊男，居然在我甩开那几个臭流氓的时候跑去了二楼，还这么巧的就在我出门时朝下头扔了块破牌子！

至于为什么没躲……好吧，我承认在我仰脖那一刹那，从下仰望他，一时间有些发怔，因为……从这个角度看，他好像更好看了呢！

唉！花痴让人堕落，果真是至理名言。

小篱笆冲上来替我检查被砸到的部位，惊恐地问：“小姐你没事吧？”

我不理她，捂着头坐起来，气沉丹田一声怒吼：“哪个没长眼的砸了我还不给老娘滚出来！”

围观的群众很给面子地哄笑起来，小篱笆拉我衣袖，我怒视她：“干什么？”

她指着我身后：“没长眼的滚过来了。”

我猛地一回头……有点头晕……

“你为什么砸我？”

来人丝毫没有慌乱的样子，一双眼睛落在我被砸中的地方，嘴角疑似抽搐了一下，不答反问：“为什么不躲？”

我倒吸一口气，正准备破口大骂，他揉了揉我的头发：“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替你遮掩，眼看就要十六了，你什么时候才会懂事呢？”

对我来说，最尖锐的武器是什么呢？当然是英俊帅气的公子居然还这么温柔，我几乎立刻就傻了，眼睛眨吧眨吧地看着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十六了？”

他愣了愣，然后笑起来：“这是在怪我没预备厚礼了？改日再补过可好？不过——”

我继续充满期待地看着他，假装没有听到小篱笆的干呕声和围观群众再一次的哄笑。

他从地上把刚刚砸我的那块乌黑的牌子捡了起来，“你父……”他顿了顿才继续说，“你爹爹看到了你脑门上这个‘卫’字，延风怕是没命再去看公……姑娘了。”

小篱笆立即从怀里掏出面小铜镜凑到我跟前来，我疑惑地望过去……

啊——谁来告诉我为什么我脑门上会印了一个“卫”字？这时候再风骚的美色都没用了！我愤怒地站起来怒斥这个姓卫的：“你没事发什么疯！一块破牌子还好意思拿出来炫耀，我都替你丢人！看你挺结实的样子怎么连块石头都拿不住，还能从楼上掉下来？砸中了本姑娘你好歹也跪下来抱住我的脚，求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！还装潇洒显摆风度！我真替你臊得慌！”

一口气说完我有些喘，然后担心他反扑立即后退了一步，小篱笆此时很讲义气地挺身而出站在我身前，一副“有本事你把我撂倒”的样子看着他。

没想到那人居然真的就跪下来了。

“今日之事纯属意外。”他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这一眼看得我浑身发毛，“若是公……姑娘生气，改日定当去……府上负荆请罪。”



我挺了挺胸：“我要你现在就给我赔罪！”

他再次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这一眼……看得我整个人都酥了，情不自禁地开口：“好吧，我原谅你了……”

小篱笆不厚道地鼓动依然在围观的群众哄笑了起来。

我清醒过来，很快补充道：“那你要怎么赔偿我？！”

他却已经不再理会我，只听到他冷哼了一声：“还想跑？”然后麻利地站起来，我一个眼花就看见他朝乌沉巷的方向跑了。

我跳起来：“喂！你怎么就跑了？”

回应我的只有小篱笆抑制不住的低笑。

我恨恨地朝着他逃跑的方向跺脚：“跑！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！本姑娘不亲手抓住你！我就不姓辛！”

后来，我就只能顶着那个十分打眼的“卫”字一路躲闪地跑回福瑞楼。

再后来，据爹爹请来作法事的仙人分析，彼时，我正冲撞了煞神，方有此一劫。

再再后来，我脑门上被砸出来的那个硕大无比的“卫”字终于消退之后，我誓死要手刃仇人以报这一砸之仇。

最后，爹爹勒令我在家反省休养，不得再擅自离开福瑞楼。

于是我终于相信，可能我真地冲撞了煞星。

唉……

关于去倚红轩，爹爹非要我说出个道理来，我当然不可能告诉他，本小姐活到二八年华尚未能领悟男女之事，只好耷拉着头小声说：“走……走错了地方……”

按理来说，以我从小跟他走南闯北的经历，当然不可能不辨方向乱走一气，走错地方这理由也太过蹩脚。但是当爹爹问我本欲去往何处时，我回答的是“天宝斋”，要知道那可是我打小就想去，其实已经去过，但爹爹不知道我去过的烤鸭名店啊！

鉴于我从小无肉不欢，爹爹勉强信了我的话。

那用腰牌砸我的混蛋卫延风再没有出现过，好在我大人有大量，没过多久也逐渐淡忘了。爹爹这几日忙着在城南再开一家铺子，我能溜出去的机会越来越多，小篱笆这日跑来告诉我，城东天一阁的老板要为他闺女抛绣球招亲了，我坏笑：“上回那身衣服还在吗？要不爷去抢个绣球来玩玩儿？”

小篱笆吓得连连摇头：“要是小姐讨了个少奶奶回来还怎么找姑爷啊！”

看看，小篱笆想问题就是简单，我都讨了个少奶奶回来还要姑爷做什么？再说了，就算我抢到了绣球，也是可以让给爹爹的呀！

我敲了敲她的小脑袋：“笨啊！咱们是去瞧热闹的，谁还真去讨个少奶奶回来啊？”

上回小篱笆弄来的那两身衣服对我们的身量来说显得大了些，穿上去整个人显得略娇小……精瘦了些，并且上头附带的……男人味儿，颇为刺鼻。

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脱下来扔掉，我豪迈地一挥手：“以我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容貌，穿女装出去给他们看看！”

爹爹从北疆带回来的衣裳，云国的女子并不常穿，我换上之后问小篱笆：“好不好看？”

对镜而视，我能看到自己白皙透亮的皮肤在桃红色裙子的映衬下，显得愈发水灵，小篱笆直着眼瞧了半天，说：“小姐，我给您梳头吧！”

发髻倒是普通，小篱笆想了一会儿，最后从梳妆盒里取出一个小盒子，我伸长脖子去看，里面躺着的正是上回爹爹带回来的金钗，那钗梁打作一丛牡丹花叶以为底衬，钗脚盘旋扭结做成海浪、灵芝和一对耸身向上的螭虎，再把一朵牡丹和几片花叶焊接于做成花叶底衬的钗梁上，看上去确实很漂亮，不过……

“这钗也太打眼了吧？到时候再把小偷给招来！”

小篱笆笑嘻嘻地：“人家小姐抛绣球招姑爷，咱们也不能太落后了呀，说不定今儿去就能和哪家公子对上眼儿，当然得打扮得好看些才是。”

这时候我才想起来，前几日爹爹才跟我说过，也是时候给他找个好女婿了，如果没有如意的人选，他倒是想起来上回媒婆说过，上官大人家的长公子尚未娶妻……

想到这事我就烦，谁知道那长公子脸上有没有坑、口臭不臭啊？

小篱笆见我不开心就来拉我：“梳好啦，小姐真漂亮！”

既然夸我漂亮，再生气就显得小家子气了，我朝她眨眨眼：“找姑爷去？”

得到她响亮回应：“找姑爷去！”

姑爷当然并不好找，不过托爹爹带回来这条漂亮裙子的福，一路上倒还招来了些公子的目光，我一一回望过去，不是一口黄牙就是满脸褶子，小篱笆十分嫌弃：“还有没有个好看的公子了？”



就像是回答她的话似的，迎面走来一个英俊的公子，他……径直走向了我？

“这位姑娘可是要往城东去？”

我使劲点点头，还出声答道：“是啊是啊！”

“谢小姐招亲，那处现已人多为患，不如请小姐玉步轻移，同去喝杯薄酒？”

这人衣着华丽谈吐不俗，不知怎么的，我竟觉得有些面熟。

“小姐？”他出声提醒。

“好啊！”我大方笑起来，“那就劳烦公子引路。”

一路上小篱笆跟我咬耳朵：“这公子虽然好看，可谁知道是不是好人啊？”

小姐就这么跟他走怕不怕……”

“不怕！”我低声回答她，“他真要有胆轻薄我，这么个帅哥总比上官家那个不知道长什么样的长公子要靠谱吧？”

小篱笆坏笑：“小姐你坏哟！”

厢房里的屏风后还有乐女在弹琴，隔着屏风还能略微看到她纤细的身量，我稍稍走了一会儿神，就听到那公子开口道：“在下关尧，不知姑娘芳名。”

官窑？噗——我一口水喷出来：“你是哪个窑子出来的？”

说出口才发现对象是一个才认识的陌生男子，都怪我平时在福瑞楼跟他们玩笑惯了，这下坏了。

好在他并没有跟我计较：“我这名字确实容易让人误会。”

我朝他吐吐舌头：“关公子别见怪，我打小和爹爹说话没规矩惯了，你叫我辛蕊就好啦！”

“辛、蕊？”他用手指沾酒在桌上写下我的名字，然后抬头询问般地看着我。

我伸长脖子看了，然后笑起来：“是了，正是这两个字。”

他对我拱了拱手：“原来是福瑞楼的大小姐，失敬失敬。”

想不到我的名气居然这么大，我歪着头打量他：“府上是？”

“跟福瑞楼比起来简直不足挂齿。”他斟了一杯酒，“今日有缘才在此遇见，来，我敬姑娘一杯！”

小篱笆有些不安，连连扯我袖子：“小姐啊，不能喝！这人是谁还没弄清楚呢！”

福瑞楼以酒闻名于京，身为大小姐的我自然是从小酒坛子里泡大的，这么

点酒还能喝出什么问题来？

我挥挥手，豪迈举杯。

关尧啧啧称奇：“早有耳闻辛姑娘豪爽，如今看来果真如此。”

这人吧就爱听奉承话，高帽子一戴我就有些飘了。

“这几杯算什么？只是有酒无肉实在不像话！”我叫过小篱笆，“天宝斋的鸭子，怡露轩的卤味，再买些花生来，我今天要吃个痛快！”

“姑娘果然爽快。”关尧赞道，随即叫来小厮，“四姑娘坊的豆腐来一份，五芝宝的酱肘子来一份，再挑几样可口的小菜来。”

他说完便伸手过来替我斟酒，我这人一喝酒就多话，他虽然话不多，倒是很懂得适时问一句什么，我就高高兴兴地接着说下去，只是——

没等来那让人惦记的佳肴，我居然就被那么几杯酒给放倒了！

“嗝……关……关公子你怎么长了两个脑袋？”我笑嘻嘻地伸手过去戳他，没想到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整个人都靠了过来。

我惬意地躺进他怀里，他伸手来解我衣衫，我这时已经没什么力气了，扭捏着说了一句：“公子不可以！”

他又说了几句什么，我就模模糊糊地看到那屏风后弹琵琶的女子走出来，她还伸手在我脸上捏了一把，我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她连忙捂住我的嘴，我立马就在她脸上捏回来，她整个人蹲下来看着我，我“嘿嘿”一声，努力睁大眼睛去看她。

这回我敢肯定我是喝醉了，不然怎么会有两个我在互相掐脸呢？

另一个我这回下手比较狠，一掌斩在我脖颈上，我就这样晕了过去。

醒来时我的头还一抽一抽地疼，一边懊恼居然喝这么点酒也会醉，一边还在好奇那个奇怪的梦，小篱笆递帕子给我擦脸，我接过来往脸上一盖：“老爷子没生气吧？”

“回公主，皇上下朝后来看过您，交代等您醒来先去骄阳殿请安再用膳。”

咦？这不是小篱笆的声音啊？我猛地把脸上的帕子掀开，大喝一声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”

那女子闻言扑通一下跪倒在我面前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她又已经磕下头去：“公主恕罪！”

我拥着被子总算坐起来了，这被子倒是比我房里的柔软，不过……



这是哪里啊？这不是我家啊！小篱笆哪里去了？爹爹呢？

“你！抬起头来！”我大着胆子喝道，“这是哪里？我为什么会在哪里？你是谁？”

那女子总算把头抬起来了，一脸惊恐地望着我：“公……公主您怎么了？这是金子阁啊！奴……奴婢是紫嫣啊！”

这下轮到我不行了，我仍旧拥着被子蜷缩到床脚，哆哆嗦嗦地问：“你们是谁？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爹爹知道了不会放过你们的……”

那个叫紫嫣的连滚带爬跑了出去，没一会儿就一大堆人涌进来，七嘴八舌地问：

“公主您怎么了？”

“公主桂花糕做好了！”

“公主奴婢给您梳妆！”

我被她们叫唤得头更疼了，闭上眼大喝一声：“都给我闭嘴！”

啊——世界总算是清净了。

一直到晌午我都缩在床上不肯吃东西，以我平时的食量，这都大半天没吃东西了，我觉得自己很虚弱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听到了爹爹的声音！

谁知道睁眼看到的并不是爹爹，不过眼前这人倒是和爹爹年纪相仿，他把我攥着的被子扯出来，抖动着胡子问我：“谁惹得我们艾金不高兴啦？告诉父皇，父皇去收拾他！”

这下我总算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这个金碧辉煌的地方不是寻常有钱人家那么简单了，眼前这个穿着龙袍自称我父皇的男人，难道就是当今圣上？！

我在脑海里拼命搜索前年混在人群里看皇帝祭天时看到的他的样子，不过——隔得实在太远了，我真对他的长相没什么印象。

“皇儿可是为取消祭灵一事生父皇的气？”老爷子叹气道。

祭灵？我一个哆嗦，这才记起来出去喝酒看热闹那天是五月二十三！

五月二十三是云国的大日子，据说这一日是皇帝最宠爱的金妃，也就是他疼在心尖尖上的艾金公主母妃的忌日，每年这时候皇帝都会带公主祭天祭灵，说来也巧，每年这一天爹爹也会心情不好，所以这个日子偷偷溜出来才最不容易被他发现。

那……眼前这大叔真是皇帝了？可是我为什么会到皇宫里来？还有还有，为什么他们都叫我公主？连皇帝都叫我作艾金……

该不会他们眼睛都有问题吧？我怎么可能是艾金公主呢？

就在我惊诧万分的时候，肚子里非常不合时宜地响起了“咕咕”的声音。

大叔哈哈大笑：“原来不肯去见朕是因为朕的艾金公主肚子饿了！来人！传御膳！”

我偷偷撇了撇嘴，皇帝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跟我家老头子一样，唯女是从！

老实说，宫里的东西真不如我们福瑞楼的好吃，银耳莲子羹煮老了，水晶肘子又有点儿咬不动，不过人饿了的时候总是不怎么挑剔的，我很快扫荡了小半桌，这才抽空问大叔：“大……”想想又觉得不对，于是改口，“父皇啊，我昨天怎么会喝醉的？”

皇帝老爹立即转移话题：“来人啊！再上一盘公主最爱吃的四喜丸子！”

有问题，大大的有问题，我低头啃鸭腿的时候已经想明白，看来我和艾金公主长得颇为相似，不然不可能连她爹爹都把我误当作她，可是堂堂公主为何会在宫里离奇失踪？我又是怎么被弄进宫里的？

我沉思的时候，皇帝爹亲切地把我的手拽过去：“艾金啊，不是朕不去替你母妃祭灵，只是……”

只是什么啊？我竖起耳朵听了半天，他都没有继续的意思，于是我抬起头困惑地看着他，他叹了一口气：“朕知道你气的不是朕不去祭灵，而是不把你母妃葬进皇陵，现在跟你说你还不不懂，日后你会懂的，总有一日会懂的。”

我心里直犯嘀咕，艾金公主是有多傻？怎么现在就懂不了呢？

不过他既然已经这么说了，我也不好再问，只好低头继续啃鸭腿，这样一来皇帝爹有些紧张了：“真生朕的气？”

想要回家就得弄清楚为什么我会在这儿，在此之前还得仰仗皇帝爹的宠爱来生活，更何况我也不知道真的艾金公主跟她父皇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所以这时候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于是我再度抬起头：“再给我一只鸭腿我就原谅您！”

说出口我就开始后悔，我跟爹爹相处是这样没错，可艾金公主跟她父皇可不一定是这方式啊，完了完了，我哆哆嗦嗦地看着他，他果然呆了呆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他居然破功大笑起来，“来人啊！再上一盘香酥鸭！”





第二章【谁的骏马】

那晚皇帝爹和我把酒言欢促膝长谈，丝毫没有皇帝的架子，我借着酒兴摸了把他的胡子，他老人家还挺高兴：“这才是父女啊，艾金总算有了点朕女儿的样子！”

我想着，她可不是得有您女儿的样子么？但您眼前的我不是啊！不过再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大对劲，他这话的意思不就是说，以前的艾金从不这样和他说话的吗？

坏了！

皇帝爹摸摸我的头：“艾金下月就正式被册封为公主了，想让父皇怎么给你庆祝？”

怎么还需要正式册封才算公主的吗？我糊里糊涂的，转念一想又觉得无所谓，只要祭天的时候带上我就行！

于是我鼓起勇气说：“父皇，我想出宫！”

难道公主册封不用祭天？为什么我说想出宫皇帝爹的表情像是吞了鸽子蛋似的？

皇帝爹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我打了个酒隔，然后就看见几个小太监抬着个什么东西进来了，我好奇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领头的小太监答：“回公主，这是恭桶！”

噗！出宫……出恭……出宫！我说的是出宫！

好吧，既然恭桶都已经抬来了，我也就没什么架子地去酝酿一下。

乖乖，这皇宫的规矩就是多，上个茅房还得有人看着，我坐在恭桶上侧着头问那个叫紫嫣的小宫女：“你站在这儿做什么？不臭啊？”

她立即跪下来：“奴婢不敢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不敢的？谁拉屎还不臭啊，不过我还没拉出来，你出去吧，省得熏着你。”

她的脸都白了，一个劲儿给我磕头：“公主饶命……公主饶命啊……”